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濆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莊瑩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隱逸傳第二

宋

宗炳（從父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陶康之（潛曾孫） 漁父（孫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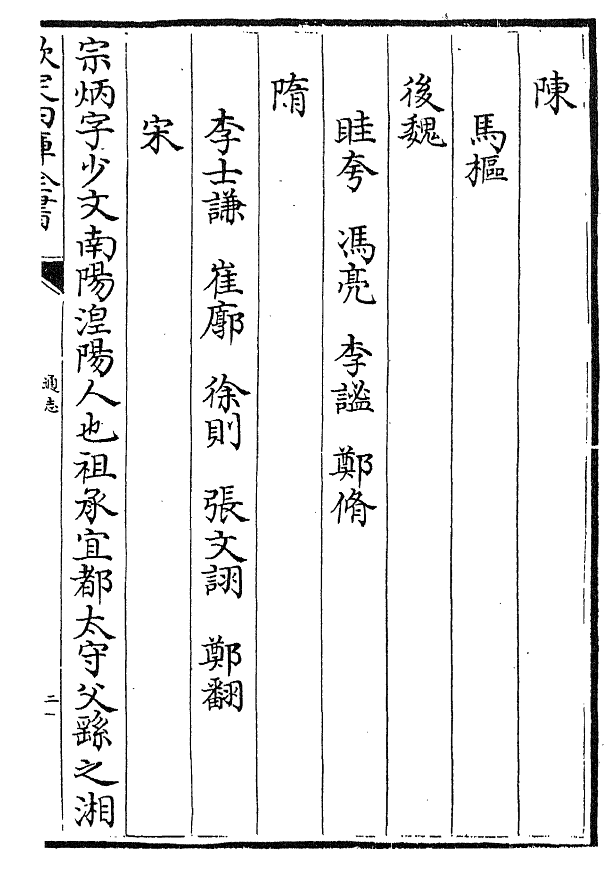
（摟志明）

齊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道徽父祐 道徽兄子總 明僧紹 兄僧允 僧允次弟僧暠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趙僧巖 蔡薈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庾易 劉虬 沈顗

梁

何點 兄求 弟允 阮孝緒 劉歊 王敬允 歊族弟訏 鄧郁 陶弘景 諸葛璩 劉慧斐 范元琰 庾詵 子曼倩 張孝秀 庾承先



陳

馬樞

後魏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隋

李士謙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鄭翻

宋

宗炳字少文南陽湼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

鄉令毋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舉秀才不就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田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恵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邱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游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

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名為太尉行叅軍驃騎將軍道憐命為記室叅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孫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勑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名下書名炳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及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以太子庶子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没炳哀之過甚既乃輟哭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

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懐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懐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炳受之炳孫測亦有祖風齊史隱逸有傳炳從父弟彧之字

叔粲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於炳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莱之人少長壟畒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

庚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隠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庱使置其門内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争穟道庱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争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

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輙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宿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勑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闋與處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並為人外之游又申之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

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
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
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蕪
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
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
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

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時稱為顔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續之以為唯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

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參軍徵為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及帝踐阼復名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

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奥稱為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髙名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毁滅因此長抱羸患前後徵辟不就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

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製五部顒製十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素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今從兄閑居非有心於語默但以兄方疾苦無可營療顒當干禄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仍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並為築室聚石引

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元並秉操幽遁守志不逾宜加恩奬以宏止退並可散騎常侍通直不起元嘉初又與宗炳同徵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

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而面恨瘦工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無子後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嘆曰

恨不使戴顒覩之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曽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徴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徴著作佐郎並不就後其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逺徙違避徴聘遁迹幽深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徴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散騎侍郎法賜隠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

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獲必致顛殞有傷㳟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禀之中順而勿率爾汝等年各成長冠娶以畢修葺衡泌吾復何憂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名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制以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其年卒於鍾山子肅之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名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

行辟名並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輙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凝之以為信然求皆與之又嘗有認其所著屐凝之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與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脩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
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
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
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
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
皆從其隱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盖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元之父黎人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之曰

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祈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髙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山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輙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輙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為

妻買繒絲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元理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輙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綿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袷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温即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三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竣

餉吟二百斛吟亦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顔延之等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髪被黄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悦之難王弼易義四

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疾少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輙臥論文義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為

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絶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元宫康之以明帝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牀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言侵螫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

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蟲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明帝名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乃就路迴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勅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

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覿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何用晦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不辨貧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

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楫而去緬字孝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明帝甚知之位至左丞東中郎司馬

齊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邉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八父為之婚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採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驅雀歎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元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凱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元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輙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好黄老通觧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

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其美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亦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

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又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毁乃著夷夏論以辨其異同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歡與往復論難其辭甚暢文多不載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鵾鵬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

謝自尅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
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
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
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
魏人追之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
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
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
鹿應聲而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

去逆知其死年月與親友别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産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脩黄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欵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

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京産曰莊生持釣豈為白屋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産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甞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成沙礫曽有鹿中箭来投祐祐為之養創愈

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邱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中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産高祖子恭以來及

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有至性列在孝友傳

明僧紹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其先吳太伯之裔

百里奚字孟明其後世以名為姓祖玩州中從事父略

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

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

淮北乃南渡江宋明帝以通直郎名不就髙帝為太傅

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

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

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詔書就
徵不就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廹
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
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崩川竭不亡何待今漢德如四
代之季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建元元年冬
徵為正員外郎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

意可重吾前言尚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即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譏在今安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不獲命當依戴公故事耳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與相

見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允能元言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别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高帝平南主簿轉驃中兵參軍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懐長史上許為益州

刺史未還卒僧允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
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彼若問廣陵之事何以
答之對曰當以周之管蔡漢之淮南語之帝大悦及至
魏魏問曰卿頻此句當疑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
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
惡故每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
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梁史有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灑埽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録志傳凡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淵啓高帝稱述其美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悉之以其有史翰得入天禄甚嘉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吕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

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静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嶷辟為參軍不起測荅府名云何為謬傷海鳥橫

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為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賔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

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測
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来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来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一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
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
僑札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
蓆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客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来講説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甞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云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吳苞字天蓋一字懐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淵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

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鐘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顔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尋究經史學者多依之太守瑯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名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

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遂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又有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

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頗為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安樂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元實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涕泣彌日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為織簾

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鱗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鱗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鱗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鱗士黄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鱗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覩四部畢乃嘆曰

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
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
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也隱
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
依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城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

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基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永明中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並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成貞粹禀於天然博綜生乎篤習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

耕白首無倦挾卷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鞠推苦推廿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名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布和澤於荒陲於是詔又徵為太學博士不就麟士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馮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

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黒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本

裙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元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濵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莫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取清水一盂子㪅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庚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致巴郡太守父道

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臨川王暎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得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於陵肩吾皆知名各有傳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湼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之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湏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静處常服鹿皮袷斷榖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荆州牧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輪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

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隂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戸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知名梁史有傳

沈顗字處黙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仕齊位都官郎顗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

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
顯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
越閾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内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
不能相離相隨之任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
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
崩顗聞之嘆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
林海陵相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産及昂卒逢齊末兵荒

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菜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顗從後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吴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梁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忽害點母王氏坐法死點兄弟以

此無宦情點兄求字子有宋元嘉初為文帝挽郎歷位
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
始初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
若寺足不踰戸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
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
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邱山齋永明四年拜太
中大夫不就卒點年十一居父母憂毀至毀性及長感
家禍欲絶昏宦祖尚之彊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

黙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黙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黙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之或乘柴車躡草蹻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黙為孝隱士弟允為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重其通稱為游俠處士兄求卒黙菜食不飲酒訖於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

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逌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内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齊書作己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頼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造點點從後門逌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

息心後䵝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䵝角巾登席子良欣說無已遺䵝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䵝少時常患渴利積年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拒隨後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䵝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䵝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䵝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䵝雅有人倫之鑒多所甄拔知吳興邱遲於

童幼稱濟陽江淹於寒素其後貴達悉如其言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乃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

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名點點裂裳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仍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以爲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即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别給天

監三年卒無子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黜弟允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允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年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

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允乃置學士二十人佐允撰録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允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士該通亦不能據遂以允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允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允雖貴顯常懐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常與學徒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允恐後之乃拜表觧職

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允尋有
詔許之允以會稽山多靈異遂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
寺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
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武帝霸府建引允為軍謀祭
酒并與書允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禄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並徵謝朏杲之先至允
所允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允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圜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侯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允以出期允知朏已應名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允反謂曰卿何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允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允朏俱前代高士而允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允意奏聞有勑給白衣尚書禄允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

勑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允以若邪山地勢廹隘不容學徒乃還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别為小閤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允初還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允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允依其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木石皆倒拔唯允所居之室巋然獨存

元簡乃命鍾嶸作瑞室頌刻於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允別允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絶非自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絶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允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允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邱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允常禁殺忽有虞人逐鹿鹿徑来趨允伏而不動又有異

烏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允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允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允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允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允疾妻江氏夢神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

德應獲延期汝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悉而卒允疾乃
瘳至是允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
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遂
卒初允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鮰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
鍾岏曰鮰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
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
獷殻外緘非全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

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周顒與允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物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起發耳故允末年遂絶血味允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允之允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允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

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彦之送還王氏幼至孝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彦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跡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輙穿籬逃匿不

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武帝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乃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元履之所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

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其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釆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吴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為隱者

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允俱得遂其高志後聽講於鍾山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名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隱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吾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

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黄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

可驕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柳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素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徳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歳時之

責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知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
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避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歊曾
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歊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
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
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
著作同年及劉杳死孝緒曰劉既逝矣吾其幾何其年
十月卒年五十八簡文在東宫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
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

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賛闕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将待吾等成之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録其所遺行次於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也本名冉祖勔宋司空父繪武帝

霸府從事中郎繪附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歊始生之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觧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觧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隠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毋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毋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毋每疾篤夢歊進藥及

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官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

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在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復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超誡絶墳壠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吴人而尚華泰令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絶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

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討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知其異試遣尋之

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沓曰兩兄禄仕足申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柹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允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䕩

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藍輿載尸還忠侯大夫
遂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允外甥許慧昭因
阮研以聞詔曰敬允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
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王匣石
榔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
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尸已甚父
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
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

於身士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歒族弟訏字彦度祖承宗宋太宰叅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妹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為聘妻尅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名訏乃

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善元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
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
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
隆冬之月或無氊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
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
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
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即埋靈
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

友相與刋石立銘謚曰元貞處士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隠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来降臨乘雲而至從少媪三十並著絳紫羅繍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艶桃李質勝瓊瑶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来尋當相候

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白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為鄧元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青龍自懐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

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逺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左膝有數十黒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閲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脱朝衣掛神

虎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勅所在日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張甚盛車馬塡咽皆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曰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

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旋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輙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乎豈唯身有仙相亦縁勢使之然也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操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言隨覺齊宜都王鑑為明帝所害其夜夢鑑告弘景别云三年當生某家弘景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

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

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
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甞造渾天象
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
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人云古
賢無與為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武帝兵至
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乃援
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
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

符祕訣以為仙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數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在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

為山中宰相二宮及王公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絶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得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名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二年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

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實弘景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七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氲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以兩重席鋪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韈冠巾法服左肘録鈐右肘藥鈐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

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藏篋中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元理不習武事及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已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數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

唯弟子得之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

之太守張仄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崇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録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赴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寫佛經

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殁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絶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子曇淨有孝行列在孝友傳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良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性謙敬

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癱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

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

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

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

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

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

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虎平西參軍不至于時

始安王遥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是禮賢

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為恨
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
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於家
庾詵字彦寳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碁算機巧並一時之絶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産業遇火止
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為火来者荅云唯恐損竹嘗乘
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
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
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
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
兵署為平西府記室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
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黄門侍郎稱疾不赴
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
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

呼詵為上行先生援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荆州以為中録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

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
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
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晳美鬚眉仕州
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
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
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遂遣其妻妾入匡山修行
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别駕因去職歸山居於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偈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静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强記敏識出於羣輩元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
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士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
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
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
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
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

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黄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髙之

陳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
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
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
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
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
宗旨然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
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
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

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為管庫束名實則芻狗
柱下之言翫清虚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
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
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
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
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
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
請不已乃行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

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黄能視闇中物有白鷴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後魏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没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夸為中郎稱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乃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

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别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夯即還夯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夯騾內之廐中冀相摩縶夯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䭾夯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之也時朝法甚峻夯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夯本騾兼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夯更不受其馬亦不復書及浩誅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已死

誰能更容眭夸乎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甞備翁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位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夸又作朋友論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年七十五卒葬日赴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

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名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領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既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甚思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築巖林甚得棲遊之適宣武聞之給其工力

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竒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版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居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上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

霈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著唯風吹帽巾少側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遣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殻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欝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祖祥河間太守父安世相州刺史皆有傳謐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

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謚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鈌聖言靡存明堂之制靡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説各

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徛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

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顏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夫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説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

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塗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毁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衆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

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

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

閨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

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

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

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

刱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

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木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文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

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

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

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閣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説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

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户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户户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户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

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户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户之窓計其户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

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脱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以自見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

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
罷鄰人之相𥿻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
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
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
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
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
垂盈百條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
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

帷杜門却埽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巻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戸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

昔鄭元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曰貞静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

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元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谷蘭根申表奏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隋

李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涿郡人魏處士謐之子也士

謙髫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中毒因跪嘗之
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顔子也年十二魏廣
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
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
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
辛術名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
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
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

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為人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

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甞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甞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寛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比歲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名

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頼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知何隂德之有士譙善談元理嘗有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士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猨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

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槫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為詠懐詩輒毁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

宜縣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
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
安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
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
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
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邱園條其行狀詣尚書請先
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
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贈賻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

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以追其志云

崔廓字士元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鄉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輙令人諮廓取定嘗著論言刑

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卒於家年八十子
頵字祖濬有記辯善著述知名當時累遷至越王府長
史自有傳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
元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賔吾其為賔
乎遂懐棲隠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苦請
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名来
憇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

松术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名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名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矣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贊歎遣使人送還天台安葬是時自江都至

於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埽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史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䛒為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术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

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高祖方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名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校廢文詡杖策而歸以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甞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盗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

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盗者向鄉人説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發墮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邮輙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其所擊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時

年四十鄉人為之立碑號曰張先生

鄭翾字靈雀太原晉陽人也父紹元小字安都仕齊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翾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崖山慠誕不自覊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鞹破敝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覩者如堵及見其形乃甚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

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